历史长河，英才辈出

——吴郡陆氏先贤史考

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吴郡（江东）陆氏后人可谓浪花朵朵，英贤辈出。他们的英名和业绩已载入二十四史或地方方志、宗谱文献。

在此，谨选取部分代表性的人与事，去加以历史的追踪与探讨，以一睹他们的做人之道、为官之道、历史智慧和风采。

两袖清风，古石无声万代颂

——纪念陆绩诞辰1820周年

苏州，这座太湖之滨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在其二千五百载的历史长河之中，可谓浪花朵朵，英才辈出。自春秋战国至明清之际，历朝历代，苏州府英才的英名有的载志史册，有的入祀沧浪亭吴郡名贤总祠。

在这吴文化摇篮中脱颖而出而仕至太守一职者，在苏州历史上可说是数不胜数。岁月悠悠，他们的业绩与英名大多已渐渐淡出今人的视野。但其中有一位吴郡陆氏的子孙，他也是官至太守一职，然而他的故事历千载风雨，仍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。他就是三国时吴郁林太守陆绩。2004年仲夏世遗会期间，苏州市政府举办的“廉石之光”文娱晚会，即名出于斯。

一、陆绩缘何避难回苏城？

据《苏州府志》和吴郡陆氏宗谱记载，汉开国功臣太中大夫陆贾之子、吴郡陆氏六世祖陆烈被高祖任命为汉初吴县县令始，吴郡陆氏传世至三国两晋之时，已成为吴地“朱、张、顾、陆”四大望族之一。吴郁林太守陆绩是为吴郡陆氏21世子孙。

《后汉书·陆康传》载称，兴平元年(194)，袁术屯兵寿春，欲发兵攻占徐州，扩大其地盘，然粮草不济，袁术遣使向庐江太守索要米三万斛，太守陆康

以其叛逆朝廷，拒绝袁术的要求，遂闭门不通，内修战备，领兵防守。袁术大怒，以许孙策为九江太守，令孙策率军攻打庐江城。是时，陆康遂将年幼的三子陆绩交付年长的侄孙陆逊带回吴中避难。

陆康领兵固守庐江城，官兵一心，共同抗敌。时有吏士休假在外者，闻讯"皆遁伏还赴，暮夜缘城而入。"庐江受袁术军围攻长达二年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城陷。陆康宗族百余人，死者将半，陆康亦发病而亡。陆康与孙权同为汉末吴郡二茂才。灵帝光和元年(178)，陆康任武陵太守，后又历仕桂阳、乐安、庐江太守之职。中平元年(184)加庐江太守陆康为忠义将军，领军政事，兴平二年(195)殉难于庐江城。千余年后，陆康以"忠义"太守祔祀吴郡名贤总祠内。

庐江城破后，袁术食言，九江太守一职给了他的亲信故吏刘勋。孙策大失所望，怒而脱离袁术，遂带领其父孙坚旧部另创大业。是时，避居苏城的陆逊即投孙策军中效命。故陆绩常得以见孙策。

二、陆绩何时受命南征、出守郁林郡?

《三国志·吴书》陆绩传载称，陆绩少年而有识见。一次，孙策与长史张昭、校尉张纮及谋臣秦松等共论天下大势，提出"须当用武治而平之"。时陆绩年少末坐，却大声提出不同的见解。陆绩起立向孙策将军进言曰："昔管夷吾相齐桓公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车。孔子曰：'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。'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，而惟尚武，绩虽童蒙，窃所未安也。"张昭等闻此言，深为惊异。

及长，陆绩容貌雄壮，博学多识，星历算数无不该览。故时年长名盛的东吴虞翻、荆州名士"风雏"先生庞统，皆与陆绩结为忘年之交。

建安五年(200)，孙权继兄孙策事业，统领东吴军政大业，任陆绩为奏曹掾。

建安十三年(208)冬，赤壁大战，孙刘联盟大破曹军后，孙权任陆绩为偏将军，给兵二千，命他出征岭南，去夺取并镇守郁林郡。

"容貌雄壮，博学多识"的陆绩出守郁林郡，勤于军政事务而著述不废。几年中，撰著了《浑天图》，注释了《易经》和《玄学》等，皆传于世。

郁林郡地处岭南边远穷困山区，为体察民情，安定地方，陆绩常亲自爬山

涉水巡视各县。陆绩任郁林太守多年，为官公正廉洁，轻徭薄赋，爱惜民力，深得百姓爱戴而州郡得治。繁忙的军政事务、山区的瘴厉之气，也日渐损害了他那健壮的身躯。卸任回到姑苏不久，陆绩“豫自知亡日”，乃为辞曰：“有汉志士吴郡陆绩，幼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长玩《礼》、《易》，受命南征，罹疾遇厄，遭命不幸，呜呼悲隔！”又曰：“从今已去，六十年之外，车同轨，书同文，恨不及见也。”其意为预测天下分合大势，“六十年之外”华夏终将一统，而自己天命将尽，故悲叹“恨不及见也”。

多年太守生涯，陆绩身无长物，两袖清风，归苏不久，即英年早逝，年仅32岁，葬阊门外太伯庙西。遗下年幼二子陆宏、陆叡与幼女郁生，生活无着，遂由陆绩侄子、吴选曹尚书陆瑁迎养，“至长乃别”。

千余年后，陆绩与吴丞相顾雍一起入祀沧浪亭吴郡名贤总祠。

三、陆绩与“廉石”是何因缘?

宋范成大在《吴郡志》中载称，陆绩“出为郁林太守，罢归无装，舟轻不可越海，载石为重。姑苏陆氏之门，有巨石，号郁林石，世保其居”。

从广西郁林地区到吴中苏城，山高水长，古道难行。是时，陆绩走水路，沿郁水（西江）东下，出珠江口，再取海道返苏。陆绩离开郁林时，夫妇幼儿除有简单行装和几箱书籍外，无东西可带，以至舟轻不胜风浪，难以入海航行。陆绩只得令船工搬取一块巨石压舱，方得以平安返归故里。回到姑苏后，陆绩舍不得丢弃此石，便将其置于临顿里北端旧宅（今拙政园处）院中。

此石被后世文人视为为官公正廉洁的象征。千余年后，明代监察御史樊祉到苏，闻得陆绩其人和郁林石的来历，便于弘治九年（1496），命人将这块郁林巨石从陆氏旧宅移至城中察院场，造一座亭，放置其中，令人刻上“廉石”两字并着以红色。清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，苏州知府陈鹏年又将此石移入苏州文庙之内。

那鲜红的“廉石”两字，昭示出了这位太守的一种精神、一种情操，蕴含着吴郡陆氏宗族文化链的一种生命特征。这种精神，这种情操，影响着一代代陆氏的后人，也影响着无数吴地士人的精神风貌。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种精神，这种情操，为北宋名相

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升华到了极致。

一个是无言的石语。

一个是千古传唱的绝句。

它们都升华成了吴文化的一种永恒的灵魂。

郁林巨石经历了千载风雨和历史的变迁，始终得到了太守故里父老的呵

护，虽几易其地，却完好无损。

《廉石秋色图》，是笔者在瞻仰远祖这一遗物时，由陪同的苏州工美职院王继东先生所摄。

2004 年仲夏，第 28 届世遗会在苏城举办，“廉石”所蕴含着的深厚的吴文化精神，也在世人面前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展示。

一块其貌不扬的“郁林石”，一位早已远去的太守的遗物，今天能得到如此珍重的对待，可见其历史文化价值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。

为促进廉政文化建设，2006 年初夏，苏州广电总台的“廉石之声”电视文艺晚会及“廉石”对联评选活动，再一次表达了今日苏州对“廉石”文化精神价值的认同与尊敬。

陆绩诞生于汉中平四年（187），2007 年是他诞辰 1820 周年，特撰此文，以资纪念。

夷陵之战，将星映空

——东吴丞相陆逊将军史考

东吴大都督、上大将军陆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。他镇守荆州长达20余年，为东吴基业的开拓和鼎立立下了不世功业。本文以夷陵之战为例，以一睹他的军事智谋和战争艺术。他的历史业绩详见《陆逊将军年谱》一文。

在古代中国战争史中，发生在黄武元年（222）吴蜀之间的夷陵之战，是一场史诗般的战争。晋陈寿《三国志》及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，以严谨的笔触，记载了这场大战的历程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，章武元年（221）五月，蜀主刘备“耻关羽之没，将击孙权”。将军赵云谏阻曰：“国贼，曹操，非孙权也。若先灭魏，则权自服。今操虽身死，子丕篡盗，当因众心，早图关中，居河、渭上流以讨凶逆，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。不应置魏，先与吴战。兵势一交，不得卒解，非策之上也。”“群臣谏者甚众，汉主皆不听。”

秋七月，汉主自率诸军击孙权，权遣使求和于汉。南郡太守诸葛瑾遣汉主笺曰：“……荆州大小，孰与海内，俱应仇疾，谁当先后？若审此数，易于反掌矣。”诸葛瑾之言与赵云一般，乃“天下之公也”，然“汉主不听”。

《孙子兵法》云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”。“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愠而致战”。

汉主拒群臣之谏阻，把诸葛丞相也放在一边，“怒而兴师”，此兵者之大忌也。故夷陵之战，在蜀一方并未做到与“令民与上同意”，而是背道而驰，此可谓兵未动而败亡之祸已伏。

汉主先遣将军吴班、冯习领兵四万，出巫峡，击破吴将李异、刘阿等军于巴东巫县，进兵秭归，武陵蛮夷皆使附从。

章武二年（222）二月，汉主刘备见初战获胜，且以吴主帅都督吕蒙已亡故，东吴难选良将，以为夺取荆州正当其时，遂亲率大军，自秭归沿长江缘山截岭，水陆并进，连营至西陵峡口——夷道猇亭，首尾以百里计，使将军冯习为大都督，张南为前都督，辅匡、赵融、廖淳、傅彤等将各为别督，立数十大营。

夷陵乃吴国之西大门。面对大军压境，孙权任命镇西将军陆逊为大都督，假节，督将军韩当、徐盛、潘璋、宋谦、鲜于丹、孙桓等五万人马，水陆并进，开赴前线。

两军对阵，战旗猎猎。

一方是为夺荆州，报关羽败亡之仇，志在吞吴；

一方是保江东基业，面对大军压境，严阵以待。

一方是身经百战，居高临下，摆开一字长蛇阵；

一方是书生将军，逆势而上，一时难以迎击。

一方是千里进兵，补给线漫长，利在速战速决；

一方是以少对多，要“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”。

一方是设兵埋伏，千方百计，阵前挑战；

一方是约束三军，坚守不出，伺机待变。

是挥师出击还是按兵不动？面对强敌，陆逊是慎之又慎。陆逊深惜军事韬略，熟悉两军兵势，深知刘备乃天下英豪，身经百战，非等闲之辈，且蜀军沿江而下，居高临下，兵势正盛；而吴军以少对多，逆势而上，不宜速战，须避其锐气，静观其变，选择有利战机，一战而定乾坤，故而按兵不动。对此，吴将不明两军对阵之态势，“皆欲迎击之”，陆逊只得对部下说道：“（刘）备举军东下，锐气始盛，且乘高守险，难以卒攻。攻之纵下，犹难尽克，若有不利，损我大势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奖厉将士，广施方略，以观其变。若此间是平原旷野，当恐有颠沛交逐之忧。今缘山行军（蜀军）势不得展，自当罢（疲）于木石之间。徐制

对此，诸将仍不以为意。面对蜀军不断在阵前挑战，陆逊按兵不动，诸将以为都督畏战，各怀愤恨，仍屡轻言迎击，“不相听从。”

陆逊毫不怀疑潘璋、韩当等东吴诸将的忠诚与浴血奋战的勇气。然唯有严肃军令，等待有利时机，才能克敌制胜。遂掣剑在手，厉声喝道：“刘备天下知名，曹操所惮，今在境界，此强对也。诸君并荷国恩，当相辑睦，共翦此虏，上报所受，而不相顺，何也？仆虽书生，受命主上，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，以仆尺寸可称，能忍辱负重故也。各在其事，岂复得辞！军令有常，不可犯矣！”

军法无情，军令不可犯！

吴军上下，遂悉尊都督号令。

如此，吴蜀两军，相拒至八月不决。任凭蜀军阵前挑战，陆逊沉着以对，按兵不动。

陆逊按兵不动，还必须解除孙权的疑虑，得到孙权的理解与支持。陆逊上书吴主曰：“夷陵要害，国之关限，虽为易得，亦复易失。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，荆州可忧。今日争之，当令必谐。（刘）备干天常，不守窟穴，而敢自送。臣虽不材，凭奉威灵，以顺讨逆，破坏在近。寻备前后行军，多败少成，推此论之，不足为戚。臣初嫌之，水陆俱进，今反舍船就步，处处结营，察其布置，必无他变。伏愿至尊高枕，不以为念也。”

纵观陆逊用兵，知己知彼，严谨治军。做到君臣、将帅上下一心。孙子兵法云：“知胜有五：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；识众寡之用者胜；上下同欲者胜；以虞待不虞者胜；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”。夷陵大战，陆逊运筹帷幄，以近待远，以佚待劳，以治待乱，求之于势，待机决战，取胜着于两军决战之前。

返观蜀主刘备，虽身经百战，却怀轻敌之心，以为陆逊乃一介书生，不足为虑；陆逊按兵不动，只是惧己兵多将广，怯战而已，故而行军布阵，犯了兵家之大忌：其一为缘山连营百余里，难以集中兵力。此正如通鉴所记：“帝（曹丕）闻汉兵树栅连营七百余里，谓群臣曰：‘备不晓兵，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！’”其二为两军对阵，从春到夏，久拖不决而不知进退。孙子云：“兵闻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”刘备千里用兵，从春到夏，已成疲惫之师，却不主动退兵。不可与之战，则主动退兵，非为败也。其三为安营扎寨，措置失当。是为两军对垒至八月酷暑，刘备见兵士苦其，下令把水陆大军移至依溪傍涧的深山密林

之中，终给对方以可乘之机。

伺机待变的陆逊察此兵势，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，下令诸将准备攻击蜀军。诸将不解，对都督说：攻备当在初，今乃令人五六百里，相衔持经七八月，其诸要害皆以固守，击之必无利矣。'陆逊对众将说：备是猾虏，更尝事多，其军始集，思虑精当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计不复生，掎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"

孙子曰："兵之所加，如以碬投卵者，虚实是也。"陆逊令一支人马，"先攻一营，不利。"诸将不快地说："空折兵耳！"陆逊却对众将说："吾已晓破之术。"乃敕军众，各持茅草，准备以火攻之术破蜀大军。

陆逊果敢明决，周密部署，抓住有利战机，统率诸军，对蜀军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，蜀军连营一片火海，陷入混乱之中。吴军将士蓄势而发，奋勇攻击，斩蜀将张南、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于马下，破蜀军四十余大营。将军义阳、傅肜为后殿，兵众尽死，遂死之。从事祭酒和畿泝江而退，亦死之。将军杜路、刘宁等穷迫请降。

汉主刘备率余部奔马鞍山，陈兵自绕。陆逊督促诸军，四面攻击，蜀军土崩瓦解，死者万数。汉主率领残部，连夜逃遁，在秭归石门处，令驿人兵众自烧所弃甲铠等物断道，方得以入白帝城。蜀军舟船、器械，水步军资，一时略尽，尸骸塞江而下。至此，汉主刘备还不明自己失败的原由，只是懊恼不已地说："吾乃为陆逊所折辱，岂非天耶！"

正是："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"双方将帅的军事智谋、心路差异，成了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，岂不慎哉！

夷陵之战，以吴军大获全胜而画上了句号。

这是一场相持七八个月的战争，在古代中国战争史上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持久战，一场以少胜多的战争。这场战争的双方，胜者固不易，败者亦悲壮。

千余年后，毛泽东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中写道："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，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，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，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。"他把吴蜀夷陵之战与新汉昆阳之战，袁曹官渡之战，吴魏赤壁之战，秦晋淝水之战等列为"以少击众"而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经典范例。

夷陵大战后，刘备领残部退据白帝城。徐盛、潘璋、宋谦等各竞表上奏吴主，"备必可禽，今复攻之。"吴主就此以问陆逊，陆逊与朱然、骆统上言曰："曹

丕大合士众，外托助国讨备，内实有奸心，谨决计辄还。”

对此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曰：曹公（令曹仁）不追关羽，陆逊不再攻刘备，其所见固同也。以智遇智，三国所以鼎立欤！

夷陵大战之后，吴国解除了荆州上游来自蜀军的威胁，加强了对北边曹魏军的防务，由是进入了三国鼎立的时期。

附1：陆逊将军年谱

（据陈寿《三国志》及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等）

陆逊，字伯言。吴郡吴县人，汉光和六年（183）癸亥生。父陆骏仕汉为九江都尉迁太学博士，母宋氏。逊少孤，投伯祖父陆康于庐江。

汉兴平元年（194），逊年12岁。时袁术兵围庐江城，受伯祖父庐江太守忠义将陆康之托，携康年幼三子陆绩回苏避难并代管吴中陆氏家族事务。

兴平二年（195），孙策将军脱离袁术，领父孙坚旧部返吴地另创大业。陆逊投笔从戎，在吴地投孙策将军麾下效命，深得孙策将军器重。汉建安五年（200），孙策将军卒，孙权继父兄之业。数年后，孙权以兄孙策与大乔夫人所生之女婚配陆逊。

建安八年（203），逊21岁，仕孙权幕府，历东西曹令史，出为海昌屯田都尉，领县事，讨治吴郡、会稽、丹阳流寇，得部曲二千余。后，又平鄱阳贼帅尤突作乱，拜定威校尉，军屯利浦。

建安十二年（207）冬，孙权母吴国太病笃，引见张昭等，嘱以后事而卒。时逊25岁，领军屯利浦。

建安十三年（208）冬，赤壁大战，孙刘联盟大破曹军。

建安十四年（209）冬，十二月，“权以备领荆州牧，周瑜分南岸地（零陵、桂阳、武陵、长沙四郡）以给备”，孙权嫁妹尚香于刘备。

建安十五年（210）冬十二月，周瑜病故，时年36岁。权哀恸，自迎其丧于芜湖。权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。是时，“鲁肃劝权以荆州借刘备，与共拒曹操，权从之。”自此，刘备以荆州为根据地，率军西取巴蜀。

建安十七年（212），孙权徙治秣陵，改秣陵为建业。

建安十九年（214），刘备入成都，取益州，定巴蜀。

建安二十年(215),孙权命中司马诸葛瑾出使成都,向刘备讨还荆州诸郡。备不许,曰:"吾方图凉州,凉州定,乃尽以荆州相与耳。"权曰:"此假而不反,乃欲以虚辞引岁也。"遂置长沙、零陵、桂阳三郡长吏。关羽尽逐之。权大怒,遣吕蒙督兵二万以取三郡。孙权进住陆口,为诸军节度。蒙移书长沙、桂阳,皆望风归服,后又计取零陵。是时,刘备闻曹操将攻汉中,惧失益州,使求和于权。权命诸葛瑾赴成都,会蜀主刘备"更寻盟好"。遂分荆州,以湘水为界:长沙、江夏、桂阳以东属吴,南郡、零陵、武陵以西属蜀。

建安二十二年(217),逊年35岁。陆逊上书孙权曰:"方今克敌宁乱,非众不济;而山寇旧恶,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,难以图远,可大部伍,取其精锐。"权从之,以为帐下右部督。会丹阳贼帅费栈作乱,扇动山越。权命逊讨栈,破之。遂部伍东三郡(丹阳、新都、会稽),强者为兵,羸者补户,得精卒万人,宿恶汤除,所过肃清,还屯芜湖。

是年,鲁肃卒,孙权命将军吕蒙代之。

建安二十四年(219)秋八月,关羽率军攻曹仁于樊城,水淹于禁七军,兵向襄阳,荆州空虚。吕蒙见机,以治病为名还建业。蒙下至芜湖,定威校尉陆逊谓蒙曰:"关羽接境,如何远下,后不当可忧也?"蒙曰:"诚如来言,然我病笃。"逊曰:"羽矜其骁气,陵轹于人,始有大功,意骄志逸,但务北进,未嫌于我;有相闻病,必益无备,今出其不意,自可禽制。下见至尊,宜好为计。"蒙曰:"羽素勇猛,既难为敌,且已据荆州,恩信大行,兼始有功,胆势益盛,不易图也。"蒙至都,权问:"谁可代卿者?"蒙对曰:"陆逊意思深长,才堪负重,观其规虑,终可大任;而未有远名,非羽所忌,无复是过也。若用之,当令外自韬隐,内察形便,然后可克。"权乃召逊,拜偏将军、右部督,以代蒙屯陆口。是年冬,助吕蒙夺回荆州。拜抚边将军,封华亭侯,领宜都太守,郡治西陵。时年逊37岁。

十一月,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部走,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逊。逊请金、银、铜印以假授初附,击蜀将詹晏等及秭归大姓拥兵者,皆破降之,前后斩获、招纳凡数万计。权以逊为右护军、镇西将军、进封娄侯,屯夷陵,守峡口。

十二月,关羽败走麦城,朱然、潘璋断其径路,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于章乡,羽殁,遂定荆州。陆逊上书孙权招延荆州士人,"权敬纳其言。"是月底,

吕蒙未及受封而疾发卒，时年42岁。权哀痛殊甚，为置守冢三百家。

建安二十五年(220)春正月，曹公(操)薨，时年66岁。子丕立。

延康庚子(220)冬十月，汉帝告祠高庙，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，禅位于魏。曹丕即皇帝位，改元黄初。

黄初二年(221)夏，四月，汉中王(刘备)即皇帝位于成都，改元章武，以诸葛亮为丞相，许靖为司徒。五月，立禅为皇太子。

四月，孙权自公安徙都鄂州，更名鄂曰武昌。吴筑武昌城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。

秋七月，汉主"耻关羽之没"，拒群臣谏阻，遣将军吴班、冯习攻破吴将李异、刘阿等于巫县，进兵秭归，兵四万余人。孙权以镇西将军、陆逊为大都督，假节，督将军朱然、潘璋、宋谦、韩当、徐盛、鲜于丹、孙桓等五万人拒之。是年逊39岁。

蜀章武二年(222)春二月，汉主刘备亲率大军，自秭归进军，连营至西陵峡口——夷道猇亭，立数十大营。吴蜀两军相持至八月，陆逊以火攻之术破蜀军于夷陵，是为夷陵之战。

孙权加拜陆逊为辅国将军，领荆州牧，改封江陵侯。由是，陆逊镇守荆州达20年，直至病逝。

章武三年(223)夏四月，汉主刘备"殂于永安，年六十三"。丞相亮奉丧还成都。五月，太子禅即位，时年十七，改元建兴。冬十月，蜀丞相诸葛亮遣邓芝以中郎将修好于吴。吴黄武三年(224)春，吴主使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汉。自是吴、蜀信使不绝。时陆逊领军镇守荆州，奉孙权令，与蜀修好。"时事所宜，吴主常令陆逊语诸葛亮，又刻印置逊所，王每与汉主及诸葛亮书，常过示逊。轻重，可否有所不安，每令改定，以印封之。"由是30余年，吴蜀之间相安无事。

夷陵之战后，吴蜀重归于好，孙吴巩固了在长江中游地带的统治，加强了抗击曹魏的国力。曹魏之兵对于孙吴已是无可如何了。对此《资治通鉴》载称：魏黄初五年(224)"秋，七月，帝(曹丕)东巡，如许昌。帝欲大兴军伐吴……八月，为水军……九月，至广陵。""吴安东将军徐盛建计，植木衣苇，为疑城假楼，自石头至于江乘，联绵相接数百里，一夕而成；又大浮舰于江。""时江水盛长，帝临望，叹曰：'魏虽有武骑千群，无所用之，未可图也。'"

蜀建兴三年(225)春,汉丞相诸葛亮率军讨雍闿。参军马谡献"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,心战为上,兵战为下"之论。秋七月,亮至南中,所在战捷,斩雍闿及高定。孟获收闿余党拒亮,亮七纵七擒孟获,亮至滇池,益州、永昌、牂柯、越巂四郡皆平。

吴黄武四年(225)春,吴丞相北海孙邵卒。六月,以太常顾雍为丞相平尚书事。

黄武五年(226)冬,十月,荆州牧陆逊陈便宜,劝吴王以施德缓刑,宽赋息调。又云:忠谠之言,不能极陈;求容小臣,数以利闻。于是,吴主令有司尽写科条,使郎中褚逢送达陆逊及诸葛瑾,"意所不安,令损益之。"

对此,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赞曰:"(顾)雍既秉国,陆逊益济之以仁,自汉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,抑无苛繁之政,生养休息,唯江东也。"

建兴五年(227)三月,蜀丞相诸葛亮上《出师表》,率诸军北驻汉中。使长史张裔、参军蒋琬统留府事。

建兴六年(228)春,诸葛亮兵出祁山,马谡督诸军在前,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。马谡违亮节度,失街亭。诸葛亮挥泪斩马谡。

黄武七年(228)夏,魏扬州牧、大司马曹休率步骑十万向皖,魏文帝又使司马懿向江陵,贾逵向东关(吴濡须口)三道俱进。是年,逊46岁。秋八月,吴王至皖,以陆逊为大都督,假黄钺,亲执鞭以见之。以朱桓、全琮为左右督,各督三万人以击休。陆逊自为中部,令朱桓、全琮为左右翼,三道并进,与休战于石亭,重创魏军。由是曹魏不敢轻言对吴用兵。

吴黄龙元年(229)春,陆逊被拜为上大将军。夏,四月,丙申,吴主孙权即皇帝位,改元黄龙。立子登为皇太子。以诸葛恪为太子左辅,张休为右弼,顾谭为辅正,陈表为翼正都尉,而谢景、范慎、羊衜等为宾客。九月,吴主迁都建业。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。使上大将军陆逊留武昌辅太子,并掌荆州及豫章、庐陵三郡事,董督军国。时年逊47岁。时南阳刘廙尝尝《先刑后礼论》,同郡谢景称之于逊,逊呵之曰:"礼之长于刑久矣;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,君今侍东宫,宜遵仁义以彰德音,若彼之谈,不须讲也!"

陆逊虽身在外,乃心于国,上疏吴主坦陈时事曰:"臣以为科法严峻,下犯者多。顷年以来,将吏罹罪,虽不慎可责,然天下未一,当图进取,小宜恩贷,以安下情。日世务日兴,良能为先,自(非)奸秽入身,难忍之过,乞复显用,展其

力效。此乃圣王忘过记功，以成王业。昔汉高舍陈平之愆，用其奇略，终建勋祚，功垂千载。大峻法严刑，非帝王之隆业，有罚无恕，非怀远之弘规也。”

黄龙二年(230)十二月，武陵五溪蛮夷叛吴。

黄龙三年(231)春二月，吴主假太常潘濬节，使与交州刺史吕岱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。

二月至六月，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于祁山。六月，亮以粮尽退军，懿遣张郃追之，至木门，亮令伏兵弓弩乱发，郃中矢而卒。

吴嘉禾元年(232)春正月，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。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，以陈陆逊忠勤，无所顾忧，乃留建业。

蜀建兴十二年、魏青龙二年(234)春，二月，诸葛亮亲率大军十万由斜谷进兵汉中，遣使约吴同时共击曹魏。此前诸葛亮劝农讲武，作木牛、流马，运米集斜谷邸阁；息民休士，三年而后用之。夏四月，诸葛亮至郿，驻军于渭水之南，屯五丈原。司马懿引军渡渭，背水为垒拒之。

吴嘉禾三年(234)夏，五月，吴主应诸葛亮之约，入居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，众号十万。又遣陆逊、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、沔口，向襄阳。将军孙韶、张承入淮，向广陵、淮阴，以图共击曹魏。至秋七月，魏明帝率大军至，又吴吏士多疾病，孙权乃令军退。陆逊与诸葛瑾军退至白围，遣将军周峻、张梁等击江夏、新市、安陆、石阳魏军而还。此战在《三国志·吴书·陆逊传》中称为嘉禾五年之事，今按《资治通鉴》记载。诸葛亮与司马懿两军对峙至秋八月，诸葛亮病笃，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，因谘以国家大计。是月，诸葛亮病逝五丈原，享年54岁。长史杨仪遵诸葛亮遗计退军还成都。

嘉禾三年(234)冬十一月，吴潘濬讨武陵蛮，数年斩获数万，自是一方宁静，濬还武昌。

建兴十三年(235)夏，四月，汉主以蒋琬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；费祎代琬为尚书令。

嘉禾六年(237)，中郎将周祇乞于鄱阳召募，就其事问逊。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，不可与召，恐致贼寇。而祇固陈取之，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祇，攻没诸县。豫章、庐陵宿流民，并应吴遽为寇。陆逊闻之，辄讨即破，遽等相率降，逊料得精兵8000余人，三郡平。

时孝廉、建武将军谢淑等人，向吴主陈便宜，鼓动吴主“兴利改作”，大兴

土木。陆逊闻之，上书吴主曰："国以民为本，强由民力，财由民出。夫民殷国弱，民瘠国强者，未之有也，故为国者，得民则治，失之则乱，若不受利，而今尽用立效，亦为难也。是以《诗》叹"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"。乞垂圣恩，宁济百姓，数年之间，国用少丰，然后更图。"

时年逊55岁。

嘉禾七年(238)，春，吴人铸大钱，一当五百。三月，吴张昭卒，年81岁。九月，吴改元赤乌。

吴赤乌二年(239)冬，十月，吴太常潘濬卒。吴主以镇南将军吕岱代濬，与陆逊共领荆州文书。岱时年已八十，体素精勤，躬亲王事，与逊同心协规，有善相让，南土称之。

赤乌四年(241)，五月，吴太子登卒。闰月，吴大将军诸葛瑾卒。

赤乌五年(242)春，正月，吴主立其子和为太子，大赦。三月，吴主遣将军聂友、校尉陆凯将兵三万击儋耳、珠崖。八月，吴主封子霸为鲁王。

赤乌六年(243)，十一月，吴丞相顾雍卒。

赤乌七年(244)春，正月，吴主以上大将军陆逊为丞相。其州牧、都护、领武昌事如故。时年逊62岁。诏曰："朕以不德，应期践运，王涂未一，奸宄充路，夙夜战惧，不遑鉴寐。惟君天资聪睿，明德显融，统任上将，匡国弥难。夫有超世之功者，必应光大之宠；怀文武之才者，必荷社稷之重。昔伊尹隆汤，吕尚翼周，内外之任，君实兼之。今以君为丞相，使使持节守太常傅常授印绶。君其茂昭明德，脩乃懿绩，敬服王命，绥靖四方。于乎！总司三事，以训群僚，可不敬與，君其勖之！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。"

赤乌八年(245)，春，正月，吴太子和与鲁王同宫，礼秩如一，群臣多以为言，吴主乃命分宫别僚，二子由是有隙。

卫将军全琮遣其子寄事鲁王，以书告丞相陆逊。逊报曰："子弟苟有才，不忧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荣利；若其不佳，终为取祸。且闻二宫势敌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"寄果阿附鲁王，轻为交构。逊书与琮曰："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，终为足下家门致祸矣。"琮既不答逊言，更以致隙。

鲁王曲意交结当时名士。于是自侍御、宾客，造为二端，仇党疑贰，滋延大臣，举国中分。

吴主长女鲁班适左护军全琮，少女小虎适骠骑将军朱据。全公主与太子

母王夫人有隙，吴主欲立王夫人为后，公主阻之；恐太子立怨己，心自不安，数谮毁太子。致使王夫人以忧死，太子宠益衰。

鲁王之党杨竺、全寄、吴安、孙奇等共谮毁太子，吴主惑焉。是故，陆逊自荆州上疏吴主谏曰："太子正统，宜有盘石之固，鲁王藩臣，当使宠秩有差，彼此得所，上下获安。"书三四上，辞情危切；又欲诣都，口陈嫡庶之义。吴主不悦。

陆逊外甥顾谭、顾承及张休皆因上书吴主谏阻而贬至岭南交州，张休又被赐死。

太子太傅吾粲谏吴主使鲁王出镇夏口，出杨竺等不得令在京师，又数以消息语陆逊；鲁王与杨竺等共谮之，吴主怒，收吾粲下狱，诛。吴主又数遣中使责问陆逊，至使陆逊愤恚而卒，享年63岁。

陆逊卒后，其子陆抗年二十，拜建武校尉，代领逊众，送葬东还，诣都谢恩。吴主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，抗事事条答，吴主意乃稍解。

赤乌九年(246)，孙权任陆抗为立节中郎将，屯柴桑。赤乌十三年(250)，吴主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，心亦恶之，谓侍中孙峻曰："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将有袁氏之败，为天下笑。若使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乱乎！"遂有废和立亮之意。秋，吴主遂幽太子和，赐鲁王霸死。十一月，立孙亮为太子。

太元元年(251)，陆抗回建业治病，病愈当还，吴主孙权涕泣与别，谓曰："吾前听用谗言，与汝父大义不笃，以此负汝；前后所问，一焚灭之，莫令人见也。"是时，吴主颇悟太子和无罪，并追悔君臣失和之意。

孙休时，追谥逊曰昭侯。

陆逊与孙氏夫人育有子四：延、抗、庠、瑁，立吴郡陆氏江陵支。

附2：陆抗将军年谱

陆抗，字幼节。孙策外孙。吴郡苏州人氏，吴黄武五年(226)丙午生。

赤乌八年(245)春，父陆逊卒，陆抗时年二十，拜建武校尉，领逊众。赤乌九年(246)迁立节中郎将，屯柴桑。抗年21岁。

神凤元年(252)夏四月，吴主孙权薨(71岁)。太子孙亮即位，改元建兴，以诸葛恪为太傅，滕胤为卫将军领尚书事，上大将军吕岱为大司马。

建兴二年(253)冬十月,武卫将军孙峻伏兵杀恪于殿堂,以峻为丞相。

建兴三年(254)九月,孙綝召大臣会宫门,黜孙亮为会稽王(时年十六),立孙休。

太平二年(257),拜抗为柴桑督,赴寿春,破魏牙门将偏将军,迁征北将军。抗年32岁。

吴永安元年(258)冬十月,以大将军孙綝为丞相。十二月丁卯,吴主孙休诏辅义将军张布,左将军丁奉缚孙綝,綝即日伏诛。加张布为中军督。改葬诸葛恪、腾胤、吕据等。

永安二年(259),拜陆抗镇军将军,都督西陵。抗年34岁。

永安五年(262)冬十月,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。

永安六年(263),邓艾进军成都,蜀主刘禅请降,蜀亡。

永安七年(264)癸未,孙休薨,时年30岁。布、兴迎立孙皓。

吴元兴元年(264),孙皓即位,加陆抗为镇军大将军,领益州牧,抗年39岁。陆抗领军镇西陵,与晋羊祜军相对。十一月,孙皓诛濮阳兴、张布。

魏咸熙二年(265)十二月,司马氏受魏禅,魏亡。晋立,武帝改元为泰始元年。

吴宝鼎元年(266)八月,以陆凯为左丞相,万彧为右丞相。

吴建衡二年(270),大司马施绩卒,拜陆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乐乡、公安诸军事,治乐乡。抗年45岁。与晋羊祜等军相对。

吴凤凰元年(272)秋八月,西陵步阐据城以叛,遣使降晋。吴主孙皓遣乐乡都督陆抗率军围取阐。陆抗领将军左奕、吾彦、蔡贡等径赴西陵,敕军营更筑严围,自赤谿至西陵,内以围阐,外以击寇。时晋将羊祜率师向江陵,陆抗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,以绝寇叛;令公安督孙遵巡南岸御祜;陆抗亲率三军,凭围与晋荆州刺史杨肇援西陵之军相对,陆抗以计大破杨肇军,羊祜等皆引军还。抗遂陷西陵城,诛夷阐族及其大将、吏数十人,自此以下,所请赦者数万口。脩治城围,东还乐乡,貌无矜色,谦冲如常,故得将士欢心。加拜都护。抗年47岁。

凤凰二年(273)春,三月,拜陆抗为大司马,荆州牧。抗年48岁。

凤凰三年(274)陆抗镇荆州。夏,陆抗病疾,上疏吴主曰:"西陵、建平,国之蕃表,既处下流,受敌二境。若敌泛舟顺流,舳舻千里,星奔电迈,俄然行至,

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机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逊昔在西垂陈言，以为西陵国之西门，虽云易守，亦为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则荆州非吴有也。如其有虞，当倾国争之。臣往在西陵，得涉逊迹，前乞精兵三万，而（主）者循常，未肯差赴。自步阐以后，益更损耗。今臣所统千里，受敌四处，外御强对，内怀百蛮，而上下见兵财有数万，羸弊日久，难以待变。臣愚以为诸王幼冲，未统国事，可且立傅相，辅导贤姿，无用兵马，以妨要务。又黄门竖宦，开立占募，兵民怨役，逋逃入占。乞特诏简阅，一切料出，以补疆场受敌常处，使臣所部足满八万，省息众务，信其赏罚，虽韩、白复生，无所展巧。若兵不增，此制不改，而欲克谐大事此臣之所深戚也。若臣死之后，乞以西方为属。愿陛下思览臣言，则臣死且不朽。"

秋，吴大司马陆抗卒于荆州，享年49岁。归葬吴地松江故里。陆抗婚配诸葛瑾之孙女，育有九子：晏、景、元、庭、机、云、耽、化、逸。

六年后，吴天纪四年（晋太康元年）（280）三月，壬申，晋军兵临石头城，吴亡。三分天下归于一统。

太康之英，百代文宗

——晋平原内史陆机史考

伊天地之运流，纷升降而相袭。

瞻前轨之既覆，知此路之良难。

这是晋平原内史陆机在永康元年(300)所作《叹逝赋》中的感怀之语。他感叹前朝之覆亡，世事多变幻；人生之路，不知还要遭遇何等磨难？

陆机，字士衡，吴郡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，生于吴永安四年(261)辛巳。他出生于东吴将门之家，祖父陆逊为吴大都督、丞相，父陆抗为大司马、荆州牧。他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从少年时代起就产生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。他在《长歌行》中写道：

年往迅劲矢，时来亮急弦。

但恨功名薄，竹帛无所宣。

凤凰三年(274)秋，陆抗病逝在荆州，少年陆机即领父兵为牙门将。

太康元年(280)春，正月，晋武帝发兵20万，在杜预、王濬等统领下，沿江而下。三月，王濬戍卒八万，方舟百里，鼓噪入于石头城，吴亡。

是役，陆机的二位兄长夷道监陆晏、吴水军都督陆景领军抗击，死于国难。

对于家族遭难之痛，陆机在《赠弟士龙诗十首》中言道：

昔我斯逝，族有余荣

我行其道，鞠为茂草。

我履其房，物存人亡。

抚膺涕泣，血泪彷徨。

一、隐居故里，闭门勤学，《辩亡论》评说东吴兴亡原因

陆机情志高雅，他曾作诗曰：

澄神玄漠流，棲心太素域。

弭节欣高视，俟我大梦觉。

吴亡后，陆机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，与弟陆云（士龙）隐居华亭故里，闭门勤学，隐有十年。“少有异才”的机、云兄弟，文学造诣日趋成熟。期间，陆机作《辩亡论》二篇，论述了孙权之所以兴，孙皓之所以亡的历史原由及江东将士的历史功业。

在《辩亡论》中，陆机高度赞颂吴主孙权揽集英才，好谋善断以成大业的原由：“……故豪贤寻声而响臻，志士唏光而景骜，异人辐辏，猛士如林。于是张公（昭）为师傅；周瑜、陆公（逊）、鲁肃、吕蒙之俦，入为腹心，出为股肱；甘宁、凌统、程普、贺齐、朱桓、朱然之徒奋其威，韩当、潘璋、黄盖、蒋钦、周泰之属宣其力；风雅则诸葛瑾、张承、步骘以名声光国；政事则顾雍、潘濬、吕范、吕岱以器任干职；奇为伟则虞翻、陆绩、张惇以讽议举正；奉使则赵咨、沈珩以敏达延誉；术数则吴范、赵达以机祥协德；董袭、陈武杀身以卫主，骆统、刘基强谏以补过。谋无遗计，举不失策。故遂割据山川，跨制荆吴，而与天下争衡矣。”

在《辩亡论》中，陆机论述了三国鼎立，东吴日渐强盛的原由，乃在于吴主孙权“成之以德，聪明睿达，懿度弘远”；他“求贤如弗及，恤民如稚子，接士尽盛德之容，亲仁罄丹府之爱”，他“推诚信士，不恤人之我欺”；他“卑宫菲食，丰功臣之赏；披怀虚己，纳谋士之算”；他“高张公之得，而省游田之娱；贤诸葛之言，而割情欲之欢；感陆公之规，而除刑法之烦……分滋损甘，以育凌统之孤；登坛慷慨，归鲁子之功；削投怨言，信子瑜之节”，是以忠臣竟尽其谋，志士成得肆力，洪规远略，固不厌夫区区者也。”

在《辩亡论》中，陆机审视了东吴由盛而衰，由衰而亡的历程，痛切地指陈了最终导致覆亡的原由。

或曰:“吴蜀唇齿之国也,夫蜀灭吴亡,理则然矣。”

陆机以为:“夫蜀,盖藩援之与国,而非吴人之存亡也。”吴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的衰败。文章言道:“大皇(孙权)既没,幼主(亮)莅朝,奸佞肆虐。景皇(休)聿兴,虔修遗宪,政无大阙,守文之良主也。降及归命(孙皓)之初,典型未灭,故老犹存。大司马陆公以文武熙朝,左丞相陆凯以謇谔尽规,而施绩(左大司马)、范慎(太尉)以威重显,丁奉(右大司马)、钟离斐以武毅称,孟宗(司马)、丁固(司徒)之徒为公卿,楼玄(大司农)、贺邵(中书令)之属掌机事,元首虽病,股肱犹良。爰及末叶,群公既丧,然后黔首有瓦解之患,皇家有土崩之衅,历命应化而微,王师蹑运而发,卒散于阵,众奔于邑,城池无藩篱之固,山川无沟阜之势……军未浹辰而社稷夷矣。虽忠臣孤愤,烈士死节,将奚救哉!”

奸佞是如何的肆虐?“群公”是如何丧尽的?陆机在写作此文时并未将真相披展。然而,历史是无情的,史官们将真相一一记录在案。《资治通鉴》载称:

神凤元年(252)四月,吴主孙权殂,年七十一。太子孙亮即位,时年十岁。此即“幼主莅朝”,以诸葛恪为太傅,滕胤为卫将军,孙峻为侍中,吕岱为大司马。

建兴二年(253)冬,十月,宗室孙峻“置酒”杀太傅诸葛恪,夷诸葛恪及其弟奋威将军诸葛融、外甥都乡侯张震、常侍朱恩三族。孙峻进位丞相、大将军。

太平元年(256)九月,丁玄、孙峻卒。骠骑将军吕据闻孙林代孙峻辅政,大怒,与诸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。孙林以胤为大司马,代吕岱(九月卒)驻武昌。冬,十月,孙林诬言滕胤反,发兵杀滕胤及将士数十人,夷胤三族.吕据自杀身亡。

太平二年(257)秋,七月,孙林发兵出屯镬里,遣朱异率将军丁奉、黎斐等卒军前解寿春之围。朱异军留都陆之粮草被魏军袭焚,朱异军粮绝,无力再战。孙林怒,九月,己巳,孙林斩朱异于镬里。辛未,引兵还建业。孙林丧败士众,自戮名将,由是吴人莫不怨之。

太平三年(258)九月,孙林废吴主(亮)为会稽王(时年十六)。尚书桓彝不肯署名,孙林怒,杀之。立琅邪王孙休,是为景帝。

太平三年十二月,吴主孙休赖老将丁奉、张布之力,缚孙林斩之,夷三族。

永安七年(264)七月，吴主孙休殂，年三十。丞相濮阳兴、左将军张布说朱太后，迎立废太子孙和之子孙皓为吴主。

孙皓初立，发优诏，恤士民，开仓廪，振贫乏，一时称为明主。“及既得志，粗暴骄盈，多忌讳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，濮阳兴、张布窃悔之”，“十一月，朔，兴、布入朝，吴主执之，徙于广州，道杀之，夷三族。”

宝鼎元年(266)，吴主孙皓居武昌，扬州之民泝流供给，甚苦之。面对孙皓的奢侈无度，公私穷匮。左丞相陆凯上疏曰：“今四边无事，当务养民丰财，而更穷奢极欲；无灾而民命尽，无为而国财空，臣窃忧之……今国无一年之蓄，民有离散之怨，国有露根之渐，而官吏务为苛急，莫之或恤。”他建言吴主：“臣愿陛下省息百役，罢去苛扰，简出宫女，清选百官，则天悦民附，国家永安矣。”

对于陆凯的进谏，孙皓是听不进去的。是年十二月，吴主还都建业，他即遣黄门遍行州郡，选取将吏家女，“后宫以千数，而采择无已”。及至太康二年(281)春，三月，晋武帝从原孙皓后宫中，诏选5000人入宫。

孙皓之荒淫腐败，可见一斑。

宝鼎二年(267)夏，六月，“吴主作昭明宫，二千石以下，皆自入山督伐木。大开苑囿，起土山、楼观，穷极伎巧，功役之费以亿万计。”陆凯谏阻，不听。中书丞华覈二次上疏谏阻，不听。

凤凰元年(272)，孙皓徙杀大司农楼玄于交趾。

凤凰三年(274)，大司马陆抗病逝于荆州。

天册元年(275)春，“吴中书令贺邵中风不能言，去职数月。吴主疑其诈，收付酒藏。掠考千数，卒无一言，乃烧锯断其头，徙其家属于临海。又诛楼玄子孙。”

天玺元年(276)秋，“会稽太守车浚公清有政绩，值郡旱饥，表求振贷，吴主以为收私恩，遣使枭首。尚书熊睦微有所谏，吴主以刀镮撞杀之，身无完肌。”

孙皓虐杀大臣，手段之残酷，不亚于桀、纣。

天纪四年(280)三月，吴亡。

透过史官们的春秋之笔，人们不难看清历史的真相：孙权殂后，吴主之昏庸、残虐与腐败，孙皓时达到了无以复加之地步，忠良濒于杀尽，民心早已丧失，吴国也就灭亡了。

陆机在《辩亡论》中的这一论断，可说是颇具史家的见地。

二、太康之英，百代文宗，开吴地文学清丽精美之文风

晋武帝太康年间（280～289），西晋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与发展，人口也得到了较快的增长，比“三国”总人口增一倍以上。《晋书·食货志》载称：太康年间“天下无事，赋税平均，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”。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，太康年间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。

国家的统一，经济的发展，加之晋武帝与大臣张华重视延揽人才，文学也在太康年间出现了一个繁荣的高峰。当时文人有三张（张载、张协、张亢）、二陆（陆机、陆云）、二潘（潘岳、潘尼）、一左（左思）之说，其中以陆机、潘岳和左思的成就最大。梁钟嵘在《诗品序》中说：“陆机为太康之英，安仁（潘岳）、景阳（张协）为辅。”他把陆机的诗作列在上品。

陆机的诗歌辞藻华美、情感细腻，可说是缘情而发。下录三首，以一睹这位“太康之英”诗歌的风采。

《青青河畔草》

靡靡江离草，熠耀生河侧。
皎皎彼姝女，阿那当轩织。
粲粲妖容姿，灼灼美颜色。
良人游不归，偏棲独只翼。
空房来悲风，中夜起叹息。

《赴洛道中作》其二

远游越山川，山川修且广。
振策陟崇丘，安辔遵平莽。
夕息抱影寐，朝徂衔思往。
顿辔倚嵩岩，侧听悲风响。
清露坠素辉，明月一何朗。
抚枕不能寐，振衣独长想。

《西北有高楼》

高楼一何峻，迢迢峻而安。
绮窗出尘冥，飞陛蹑云端。
佳人抚琴瑟，纤手清且闲。
芳气随风结，哀响馥若兰。
玉容谁能顾，倾城在一弹。
佇立望日昃，踯躅再三叹。
不怨佇立久，但愿歌者欢。
思驾归鸿羽，比翼双飞翰。

东晋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，无非夜光焉，五河之吐流，泉源如一焉。其弘丽妍赡，英才飘逸，亦一代之绝乎！所著文章凡三百余篇，并行于世。

经历了两晋、南北朝300余年，到隋唐时期，陆机的诗、赋、文章散佚已多。至宋代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，《陆机集》只剩十卷，存诗、赋、论、议、笺、表、碑、诔170余篇。宋刊十卷本也已亡佚。

1982年，金涛声先生以明陆元大翻宋本（《四部丛刊》影印）和知不足斋所藏影宋钞本为底本，点校出版了《陆机集》十卷和补遗一卷，由中华书局列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。

在新版《陆机集》中，《文赋》并序列为开卷之作。它是陆机以赋文体的形式论述文学创作思想的一篇论文，它是陆机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。《文赋》结构严谨，辞藻弘丽，思想深邃，意境深远。此如文中所言："理扶质以立干，文垂条而结繁"，"言恢之而弥广，思按之而愈深"，"要辞达而理举，故无取乎冗长"，"苟达变而识次，犹开流以纳泉"，"苟铨衡之所裁，固应绳其必当"，"立片言而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"，"石韫玉而山辉，水怀珠而川媚"，"收百世之阙文，采千载之遗韵"，"观古今于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。"而他提出的"诗缘情而绮靡"之说，极富创新意识，由此影响到了南北朝，乃至唐代诗歌的创作与繁荣。

陆机的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？

金涛声在点校《前言》中写道："《文赋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，它首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创作过程和创作技巧，揭示了文学创

作的特殊规律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。”

陆机论述以艺术构思为核心的创作过程，紧紧抓住了形象思维的特征，突出联想、想象在创作艺术形象中的作用，强调情思与物象的交融互进。所谓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，“情曈昽而弥鲜，物昭晰而互进”，“（罄澄心以凝思，眇众虑而为言）笼天地于形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，正是艺术构思的主要特点。只有经过这样的艺术概括，才能创造出生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。陆机为此清楚地揭示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，揭开了文学创作之谜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。

陆机的《文赋》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如何？

金涛声在文章中指出，《文赋》是陆机的杰出贡献，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。魏晋时期，人们从两汉儒家思想统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，文学艺术的特点逐步为人们所认识，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大为提高。陆机顺应时代的要求，总结前代的创作经验，从理论上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的规律。由于他能够抓住文学艺术的特点进行，又有创作实践的切身体验，所以深得其中的三昧，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自觉认识。从此以后，文学创作的特点，艺术构思的重要，就为人们所注意、所重视，专门论文的著作也渐渐多了起来。刘勰“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”，写了一部《文心雕龙》……可以说，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特点的强调，对创作技巧的探求，就不可能出现高度成熟和繁荣的唐代文学。

缘于陆机创作了众多的富有艺术价值的诗歌、散文，特别是他的这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《文赋》，赢得了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。唐房玄龄所撰《晋书》陆机传中载道：制曰：古人云：“虽楚有才，晋实用之。”观夫陆机、陆云，实荆蘅之杞梓，挺圭璋于秀实，驰英华于早年，风鉴澄爽，神情俊迈。文藻宏丽，独步当时；言论慷慨，冠乎终古。高词迥映，如朗月之悬光；迭意回舒，若重岩之积秀。千条析理，则电坼霜开；一绪连文，则珠流璧转。其词深而雅，其义博而显，故足远起枚、马，高蹑王、刘，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。

陆机的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开了吴地文学清丽精美的文风，而他的《文赋》深深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繁荣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

三、八王之乱，两俊罹难，陆逊家族永远的痛

太康末年，在吴地闭门勤学近十年的陆机、陆云兄弟背井离乡，千里迢迢前往洛阳，造访太常张华，以求出仕。他曾作《赴洛二首》，诗中言道："无迹有所匿，寂寞声必沉"，"感物恋堂室，离思一何深"，道出了兄弟二人不甘沉寂，出仕于晋，而又十分矛盾的心情。

陆机兄弟为何去洛阳造访张华？

其一，张华与羊祜是助晋武帝出兵伐吴的主要谋士，时为西晋重臣。

其二，张华博览群书，器识弘旷。阮籍见其《鹪鹩赋》，叹曰："王佐之才也！"，故张华名重于世，众所推服。

陆机兄弟志高气爽，他们仰慕太常张华的文才与人品，故到得洛阳，即造访张华敬之以师礼。而张华亦十分爱惜人才，他素重陆机兄弟才名，对他们的到来喜出望外，如旧相识，曰："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"。

张华把陆机兄弟一一引见朝野诸公及至太子等人。不久，太傅杨骏辟陆机为祭酒，而刺史周浚召陆云为从事。由此，机、云兄弟客居洛阳达十余年，这对他们广泛结识太康文坛精英，推进他们的文学创作，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。陆机的不少诗赋文章，如《感时赋》、《豪士赋》、《遂志赋》、《怀土赋》、《思归赋》、《叹逝赋》、《大暮赋》、《赴洛二首》、《拟青青陵上柏》、《门有车马客行》、《日出东南隅行》、《演连珠五十首》、《七征》、《策问秀才纪瞻等六首》、《谢平原内史表》、《吊魏武帝文》，以及《晋纪》、《洛阳记》等专著，为宦游洛阳邑时作。

宦游洛邑，历练人生，陆机诗文的思想性愈益深邃。他在《丞相箴》中提出了他的治世理念："夫导民在简，为政以仁，仁实生爱，简亦易遵。"他以为"罔疏下睦，禁密巧繁，深文碎教，伊何能存。"

他在《演连珠五十首》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一些治国兴邦思想："臣闻禄放于宠，非隆家之举；官私于亲，非兴邦之选。是以三卿世及，东国多衰弊之政；五侯并轨，西京有陵夷之运。"（之五）

"臣闻鉴之积也无厚，而照有重渊之深；日之察也有畔，而眠周天壤之际。何则？应事以精不以形，造物以神不以器。是以万邦凯乐，非悦钟鼓之娱；天

下归仁，非感玉帛之惠。”（之八）

“臣闻因云洒润，则芬泽易流；乘风载响，则音徽自远。是以德教俟物而济，荣名缘时而显。”（之十七）

“臣闻览影偶质，不能独解；指迹慕远，无救于迟。是以循虚器者，非应物之具；玩空言者，非致治之机。”（之十八）

陆机的这些见解是颇有历史见地的。但陆机热衷仕进，依附权贵，卷入了八王之乱，这是机云兄弟的不幸。

八王之乱是西晋宗室诸王间长达十余年的互相攻杀、争斗的大混战。范文澜先生在《中国通史》中言道：“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、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，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……”

八王之乱祸起宫廷内的权力之争。

永熙元年（290）夏四月己酉，晋武帝崩，昏庸无能的太子司马衷继位（惠帝），杨太后与太尉杨骏将辅政大臣汝南王司马亮逐出京城，出镇许昌。杨骏、杨太后夺得政权，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。

惠帝元康元年（291）三月辛卯，贾后（贾充女）使殿中郎孟观、李肇启帝，夜作诏，诬杨骏谋反，命东安王司马繇帅殿兵与楚王司马玮一起攻杀杨骏，并收骏弟珧、济，及散骑常侍杨邈、中书令蒋俊、东夷校尉文鸯等，皆夷三族，死者数千人。

三月，壬辰，贾后矫诏，废杨太后为庶人并将其母庞氏（惠帝外祖母）付廷尉行刑。廷尉董养升堂叹曰：“天人之理既灭，大乱将作矣”。董养于是挂印弃职，与妻荷担入蜀，不知所终。

壬寅，征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，与太保卫瓘皆录尚书事，辅政。贾后族兄车骑司马贾模、从舅右卫将军郭彰、女弟之子贾谧与楚王玮、东安王繇并预国政。

贾后患太宰亮与太保卫瓘执政，已不得专恣。六月，贾后使惠帝作诏赐楚王玮曰：“太宰、太保欲为伊、霍之事，王宜宣诏，令淮南、长沙、成都王屯诸宫门，免亮及瓘官。”楚王玮欲因此复私怨，遂勒本军，复矫诏召洛城内外三十六军，告以“二公潜图不轨，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……助顺讨逆。”遂发兵收杀汝南王亮与世子矩，杀卫瓘及其子孙共九人。

太子少傅张华见楚王玮刚愎好杀，甚恶之，乃设计除之。在玮收杀亮、瓘

的次日天明，惠帝遣殿中将军王宫斋幡出示众曰："楚王矫诏，勿听也！"众皆释杖而走，收玮，下廷尉，乙丑斩之。

于是贾后专朝，委任亲党，以贾模为散骑常侍，加侍中。贾谧与贾后谋，以张华庶姓，无逼上之嫌，且儒雅有策略，乃以张华为侍中、中书监，裴頠为侍中，裴楷为中书令，与右仆射王戎并管机要。史称张华尽忠帝室，弥缝遗阙，贾后虽凶险，犹知敬重华；贾模与张华、裴頠同心辅政，故数年之间，虽暗主在而朝野安静，华等之功也。

由此，西晋王朝在元康二年至元康九年间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.期间。也是陆机兄弟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丰收的时期。

元康九年(299)十二月，祸乱又起：贾后废太子司马遹为庶人，又杀太子母谢淑媛。

永康元年(300年)二月，贾后矫诏，使黄门孙虑毒杀太子司马遹于许昌。

夏，四月，赵王司马伦以太子被害为由，矫诏起兵，杀侍中贾谧，废贾太后为庶人、后毒杀之。赵王伦谋图篡位，乃将朝中重臣张华、裴頠等斩杀于殿前、夷三族。

赵王伦自任相国、侍中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以其亲信嬖人孙秀为中书令。

赵王伦欲收人望，乃选用海内名德之士，以前平阳太守李重、荥阳太守荀组为左右长史，王堪、刘谟为左右司马，以淮南王文学荀崧、殿中郎陆机为参军。李重知赵王伦有异志，忧愤成疾而卒。

永宁元年(301)春，赵王伦废晋惠帝，篡皇帝位。由此，晋宫廷内乱演变为宗室诸王间相互攻杀、争斗的大混战。

三月，齐王司马冏联络成都王司马颖、河间王司马颙，联合发兵20余万，攻赵王伦军，杀孙秀。四月，丁卯，赵王伦伏诛。是役，战斗死者近十万人。

六月，乙卯，齐王冏帅众入洛阳，威震京都，惠帝复位，诏以齐王冏为大司马辅政，成都王颖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，河间王颙为侍中、太尉，共辅政。

初，大司马冏疑中书郎陆机等为赵王伦撰禅诏，收陆机等九人付廷尉，欲杀之。陆机遂上表吴王司马晏："禅文本草，今见在中书，一字一迹，自可分别。"吴王晏和大将军颖遂为之辩理，陆机得免死。

时中国多难，陆机友人顾荣及戴若思等劝陆机还吴地。陆机以受成都王全济之恩，且谓颖有时望，可与立功，遂留不去。成都王颖乃以陆机参大将军

军事，表为平原内史，并表机弟陆云为清河内史。

齐王冏既得志，骄奢擅权，中外失望。

太安元年（302）十二月，河间王颙与长沙王司马乂发兵二万，攻大司马府，连战三日，冏众大败，斩司马冏于宫城门外，同党皆夷三族，死者二千余人。

长沙王乂以太尉辅政。

太安二年（303）八月，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联合共攻长沙王乂。此役导致了机、云兄弟蒙冤身亡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称：颙以张方为都督，将精兵七万，自函谷东趋洛阳。颖引兵屯朝歌，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、前锋都督，督北中郎将王粹、冠军将军牵秀、中护军石超等军20余万，南向洛阳。

陆机以羁旅事成都王颖，一旦顿居诸将之右，王粹等心皆不服。吴地富阳人奋威将军、白沙督孙惠与陆机亲厚，劝陆机让都督于王粹。机曰："彼将谓吾首鼠两端，适所以速祸也。"遂行。

成都王颖列军自朝歌至河桥，鼓声闻数百里。九月，张方击败皇甫商军入京城，大掠，死者万计。冬，十月，丁未，长沙王乂军败牵秀于东阳门外。成都王颖遣将军马咸助陆机。戊申，长沙王乂奉惠帝与机军战于建春门。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，以突咸阵，咸军乱，执而斩之，机军大败，赴七里涧，死者如积，水为之不流。斩其大将贾崇等16人，中护军石超遁去。

对于陆机兄弟的罹难，《资治通鉴》载称：初，宦人孟玖有宠于大将军颖，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，左长史卢志等皆不敢违，右司马陆云固执不许，曰："此县，公府椽资，岂有黄门父居之邪！"孟玖深怨之。玖弟孟超，领万人为小督，未战，纵兵大掠，陆机收其主者，孟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陆机麾下，夺之，顾谓机曰："貉奴，能作督不！"机司马吴郡孙拯劝机杀之，机不能用。孟超出得机营，扬言于众曰："陆机将反。"又作书与孟玖，言陆机持两端，故军不速决。及战，孟超不受陆机节度，轻兵独进，败没。孟玖疑机杀之，潜之于成都王颖曰："陆机有二心于长沙王。"牵秀素谄事孟玖，将军王阐、郝昌、帐下督公师藩皆孟玖所引用，相与共证之。颖大怒，使牵秀将兵收机。参军事王彰谏曰："今日之举，强弱异势，庸人犹知必克，况机之明达乎！但机吴人，殿下用之太过，北土旧将皆疾之耳。"颖不从。

陆机闻牵秀至，释戎服，著白帢，与秀相见，为笺辞颖，既而叹曰："华亭鹤

唉,可复闻呼!"秀遂杀之,时年43岁。二子蔚、夏亦同被害。机既死非其罪,士卒痛之,莫不流涕。

成都王颖又收机弟清河内史陆云、平东祭酒陆耽及孙拯,皆下狱。

颖记室江统、陈留蔡克、颍川枣嵩等上疏,以为:"陆机浅谋致败,杀之可也。至于反逆,则众共知其不然。宜先检校机反状,若有应验,诛云等未晚也。"统等恳请不已,颖迟回者二日。蔡克入,至颖前,叩头流血曰:"陆云为孟玖所怨,远近莫不闻;今果见杀,窃为明公惜之!"僚属随蔡克入者数十人,流涕固请。颖恻然,有宥云色。孟玖扶颖入,催令杀云、耽,夷机二族。

狱吏考掠孙拯数百,两踝骨见,终言机冤。吏知孙拯义烈,谓孙拯曰:"二陆之枉,谁不知之!君可不爱身乎?"孙拯仰天叹曰:"陆君兄弟,世之奇士,吾蒙知爱。今既不能救其死,忍复从而诬之乎!"

孟玖等知孙拯不可屈,乃令狱史诈伪孙拯辞。颖既杀机,意常悔之,及见拯辞,大喜,谓玖等曰:"非卿之忠,不能穷此奸。"遂夷孙拯三族。

孙拯门人费慈、辛意二人诣狱明孙拯冤,孙拯譬遣之曰:"吾义不负二陆,死是吾分,卿何为尔邪!"曰:"君既不负二陆,仆义可负君!"固言孙拯冤,孟玖又杀之。

宋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亦详载其事。

纵观史籍,陆机乃书生之性,既无治军经验,更非统帅之才,在治军与统军方面与父祖不可同日而语。河桥之役,其败者有五:

其一,他暗于知己,遑论知彼。诸王间的混战本无正义可言,他卷入其间,虽属身不由己,但他明知自己长在文字,而非统帅将才,免强接受前锋都督之重任,可见是暗于知己,遑论知彼了。

其二,将帅不同心,上下不同欲。他明知王粹、牵秀、石超等北土诸将并不服己,而又不听孙惠之忠告。在此情况下,他也难以与诸将"庙算"取胜之策。故未战而败祸已伏。可见他打的是糊涂仗。

其三,他治军不严。他不用司马孙拯之言斩孟玖于营内。此废弛了军法的威严,以致本不同心的诸将敢于"及战而不受节度"。兵法有言,无制之军,不可以言胜。

其四,兵无斗志。在八王之乱中,兵无斗志在情理之中,士兵大多不愿为野心家去效命。

其五，临阵指挥不力。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马咸军乱，他未能随机应变去挫败敌军，以至大败。

故江统等言："陆机浅谋致败"，确是一语中的。

陆机兵败，"闻牵秀至，释戎服，著白帢……"，他从容赴死。他以此去赔罪死难兵众，真乃书生本性，死而不朽。

司马颖听信奸佞谮言，诛杀陆机二子，又株连其弟陆云、陆耽及其部下孙拯等，夷三族，痛酷之深，荼毒难言。

经此诛杀，陆逊家族遭受了覆亡之祸、灭顶之灾。此乃吴郡陆氏宗族史上永远的痛。

千年之后，陆机、陆云兄弟与顾荣、张翰一起，入祀沧浪亭吴郡名贤总祠。作于晋武帝初年的陆机的《平复帖》，作为最古的书法珍品，如今也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。

此正可谓：太康之英，百代文宗。

千年不朽，落叶飘香。

岁寒不凋石头城

——晋侍中、太尉陆晔陆玩兄弟史迹

吴郡陆氏24世陆晔，字士光。晋初长沙太守陆英之三子。清乾隆《苏州府志》三十六卷载，陆晔举晋孝廉科。

《晋书》陆晔传载：永嘉初，扬州都督司马睿用王导计移镇建邺，镇守江南之地。司马睿辟陆晔为祭酒，寻补振威将军，义兴太守，陆晔以疾不拜。后因讨华轶功，封平望侯，迁散骑常侍，本郡大中正。

永嘉五年(311)，前赵刘聪攻陷洛阳，晋怀帝被掳，太子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被杀，是为永嘉之乱。永嘉之乱后，西晋王朝名存实亡。建兴五年(317)十二月戊戌，刘聪杀愍帝。凶耗一到，司马睿(元帝)即在建邺登皇帝位，是时为大兴元年(318)三月，东晋王朝在江南之地立国。

清操忠贞　岁寒不凋

大兴元年，元帝迁陆晔为太子詹事。元帝以侍中皆北土士人，宜兼用南人，晔以清正著称，遂拜侍中，迁尚书，领扬州大中正。

永昌元年(322)，明帝即位，陆晔转光禄勋，迁太常，代纪瞻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太子少傅，寻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代卞壸为领军将军，以平钱凤功，进爵江陵伯。

太宁三年(325),明帝病重,陆晔与王导、卞壸、庾亮、温峤、郗鉴并受顾命,辅皇太子,更入殿将兵值宿。明帝遗诏曰:"晔清操忠贞,历职显允,且其兄弟事君如父,忧国如家,岁寒不凋,体自门风,既委以六军,可录尚书事,加散骑常侍。"

咸和元年(326),成帝践阼,拜陆晔为右光禄大夫,开府仪同三司,给亲兵百人,常侍如故。

成帝初,外戚庾亮当权,排斥王导,任意杀逐大臣,引起各势力之间的不安。咸和二年(327),野心家历阳(今安徽和县)镇将苏峻,寿春镇将祖约以杀外戚庾亮为名,率叛军攻入建康。是时,陆晔督宫城军事,随成帝在石头城,"举动方正,不以凶威变节。"苏峻以陆晔为吴地士民之望,"不敢加害,使守留台"。陆晔督禁军护卫了宫城的安全。东晋王朝在这危急关头,幸得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陶侃与平南将军温峤起兵,于咸和四年(329)击破苏峻、祖约军,王导重又执政,东晋王朝危而复安。

苏峻之难平后,成帝加陆晔为卫将军,开府仪同三司,给千兵百骑,以勋进爵为江陵郡公,封次子江陵令为新康县子。后陆晔以疾卒,享年74岁,葬松江华亭北谷之横山,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,谥曰穆。

体道清纯　雅量弘远

陆玩,字士瑶。陆晔之弟,生于西晋武帝泰始年间,为吴郡陆氏太尉支祖。

《晋书》陆玩传载:陆玩器量淹雅,弱冠有美名,江南名士贺循"每称其清允平当"。东海王司马越辟陆玩为掾,陆玩拒之,由是避免了卷入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。

大兴元年,元帝在建邺立东晋王朝,引陆玩为丞相参军。时丞相王导初至江左,思结人情,请婚于玩。玩对曰:"培塿无松柏,薰莸不同器。玩虽不才,义不能为乱伦之始。"导乃止。玩尝诣王导处食酪,因而得疾,与导曰:"仆虽吴人,几为伦鬼。"其轻易权贵如此。

元帝累加陆玩为奋武将军,征拜侍中,陆玩以疾辞。王导之从兄大将军王敦请玩为长史,"逼以军期,不得已,乃从命。"

王敦手握重兵,于永昌元年(322)春正月戊辰举兵于武昌,攻入建康,胁

迫元帝，自封丞相，阴谋篡位。对此，王导等只是消极抵抗，及至明帝太宁二年（324）秋，王敦病死，篡夺帝位的战事方告结束。

王敦死后，尚书令郗鉴议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恶，宜皆免官禁锢。对此，温峤将军上表申理，明帝于冬十月"诏王敦群从一无所问"。复拜陆玩为侍中，迁吏部尚书，领会稽王师，陆玩"让不拜"。于是转尚书左仆射，领扬州大中正。

咸和二年，苏峻叛军攻入建康城时，成帝遣陆玩与兄陆晔俱守宫城。咸和四年（329）春正月，陆玩潜说苏峻部将匡术归顺，以功封兴平伯。咸和五年二月，转尚书左仆射。成帝下诏授陆玩开府仪同三司，诏曰："玩体道清纯，雅量弘远，历位内外，风绩显著。宜居台司，以允众望。授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余如故。"

开府仪同三司既是崇高的荣誉，更是"内统百揆"事关国家"兴替所存"之要司，陆玩"自知不可"，乃上表辞谢曰："臣实凡短，风操不立，阶缘嘉会，便蕃荣显，遂总括宪台，豫闻政道。竟不能敷融玄风，清一朝序，咎责之来，于臣已重。诚以身许国，义忘曲让。而懔懔所守，终于陈诉者，特以端右机要，事务殷多，臣已盈六十之年，智力有限，疾患深重，体气日弊，朝夕自励，非复所堪。若偃息苟免，职事并废，则莫大之悔，天下将谓臣何！乞陛下披豁圣怀，霈然垂允。"诏不许。

陆玩重上表曰："臣比披诚款，不足上畅天聪，圣恩徘徊，厉以体国，臣闻至公之道，上下玄同，用才不负其长，量力不受其短。虽加官重禄无世不有，皆庸勋亲贤，时所须赖，兼统以济世务，非优崇以荣一人。臣受遇二世，恩隆宠厚，岂敢辞职事之劳，求冲让之誉。徒以端右要重，兴替所存，久以无任，妨贤旷职。臣犹自知不可，况天下之人乎！今复外参论道，内统百揆，不堪之名，有如皎日。愿陛下少垂哀矜，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，人不可以私取官，则天工弘坦，谁不谓允！"成帝又不许。

不久，王导、郗鉴、庾亮相继而薨，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，国家殄瘁。以玩有德望，乃迁侍中、司空，给羽林40人。

玩既拜，有人诣之，索杯酒，泻置柱梁之间，咒曰："当今乏材，以尔为柱石，莫倾人梁栋邪！"对此，陆玩笑曰："戢卿良箴。"既而叹息，谓宾客曰："以我为三公，是为天下无人。"谈者以为知言。由是足见成帝诏书中所言"玩体道

清纯，雅量弘远”，确是不虚之语。

《晋书》陆玩传载称：玩虽登公辅，谦让不辟掾属。成帝闻而劝之。玩不得已而从命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。玩翼亮累世，常以弘重为人主所贵，加性通雅，不以名位格物，诱纳后进，谦若布衣，由是缙绅之徒莫不荫其德宇。

陆玩薨于司空任上，享年64岁。赠太尉，谥曰康，葬吴县凤凰山，给兵千人，守冢七十家。此乃东晋王朝给予他身后的隆重礼遇。

唐·陆广微《吴地记》中载，陆玩家族在吴县灵岩山有私宅，“晋太尉陆玩舍宅置寺”。梁天监年名秀峰寺，唐时改称灵岩寺，寺旁有吴王夫差时所置的馆娃宫等历史文化遗迹。

悲壮的别驾父子

——南朝齐梁陆闲父子史迹

吴郡陆氏29世陆闲，字遐业。太尉支祖玩六世孙。陆闲祖父陆子真，为南朝宋国子博士、东阳太守，父慧徹仕齐为国子司业，叔父陆慧晓仕齐至五兵尚书、南兖州刺史。

《南史》陆慧晓传中载："陆闲有风概，与人交不苟合，少为同郡张绪所知。仕至扬州别驾。"

别驾二子　同死父难

永泰元年(498)秋七月，齐明帝崩，东昏侯宝卷立。陆闲谓所亲人曰："宫车晏驾，百司将听冢宰。主王地重才弱，必不能振，难将至矣。"乃感心疾，不复预州事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称：是时，扬州刺史始安王(萧)遥光，尚书令徐孝嗣，右仆射江祏，右将军萧坦之，侍中江祀，卫尉暄更直内省，分日帖敕。雍州刺史萧衍闻之，谓录事参军张弘策曰："一国三公犹不堪，况六贵同朝，势必相图，乱将作矣。避祸图福，无如此州。"

齐朝政局果如陆闲、萧衍所虑。永元元年(499)秋八月，齐朝内乱起，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举兵据东府城作乱。中外戒严，尚书令徐孝嗣以下屯卫

宫城，萧坦之率台军讨遥光。

始安王作乱之时，陆闲早已闲赋在家，及萧坦之率台军围东府城时，人劝陆闲离去，曰："吾为人吏，何可逃死。"台军攻陷东城，闲以网佐被收，至杜老宅。尚书令徐孝嗣啓闲不预逆谋。未及报，直阁徐世标已命杀之。对此，笔者以为陆闲并非书生迂腐，不知避祸。陆闲实知如若乘乱离去，必被疑为同谋，定遭灭门之祸，不如以一死以保全家。

陆闲有四子：厥、绛、完、襄。次子陆绛见父被执将刑，求代死，不获，遂以身蔽刀刃，行刑者俱害之。长子陆厥被下狱，未几，赦令下，厥痛父与弟被害，悲恸而亡。时四子陆襄幸未罹难。

《南齐书》卷五十二载称，厥，字韩卿。少有风概，好属文。齐永明九年（491）武帝诏百官举士，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顾暠之表荐厥，州举秀才。陆厥生于宋泰豫元年（472），死时才28岁。

陆厥有抒怀之作《临江王节士歌》传于世，诗曰：

木叶下，江波连，秋月照浦云歇山。

秋思不可裁，复带秋风来。

秋风来已寒，白露惊罗纨。

节士慷慨发冲冠，弯弓挂若木，长剑竦云端。

齐经（萧）遥光之乱后，于天监元年（502）为梁所代。

民无枉死　赖有陆君

陆闲幼子襄，字师卿。生于齐建元二年（480）庚申。及长，与梁武帝萧衍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友善。

《梁书》陆襄传称，襄痛父兄之酷，丧过于礼，服释后犹若居忧。梁天监三年（504），都官尚书范岫表荐陆襄，擢拜著作郎，除永宁令，迁司空临川王法曹，轻车庐陵王记室参军。

昭明太子萧统（501～531）闻襄业行，启高祖引与游处，除太子洗马，迁中舍人，并掌管记，出为扬州治中（别驾）。

昭明太子敬耆老，襄母年将八十，与萧琛、傅昭、陆杲每月常遣存问，加赐珍羞衣服。襄母尝卒患心痛，医方须三升粟浆，是时冬日，日又迫暮，求索无

所，忽有老者诣门货浆，量如方剂，始欲酬值，老者已离去，时以襄孝感所致也。累迁国子博士，太子家令，复掌管记。母忧去职，襄年已五十，毁顿过礼，太子忧之，口遣使戒喻。服阕，除太子中庶子，复掌管记。

中大通三年(531)，昭明太子薨，宫属罢，妃蔡氏别居金华宫，以襄为中散大夫，领步兵校尉，金华宫家令，知金华宫事。

中大通六年(534)，陆襄出任鄱阳内史，史称"在政六年，郡中大治"。

是时，鄱阳人鲜于琛以修道为名，广结门徒，于大同元年(535)杀广晋令王筠，号上愿元年，署置官属，其党转相诳惑，有众万余人，将出攻郡城。

对此，陆襄率民吏修城池，为备御，及贼至，连战破之，生获鲜于琛，余众逃散。

时邻郡豫章、安成等守宰，案治鲜琛党羽，因求贿货，皆不得其实，或有善人而尽室罹祸，惟鄱阳郡部枉直无滥。时民作歌曰："鲜于平后善恶分，民无枉死，赖有陆君。"

又有彭、李二家，先因忿争，遂相诬告。陆襄了解其内情后，引彭、李二人入内室，不加责诮，但和言解喻之，二人感恩，深自咎悔。襄乃设酒食，令其尽欢，酒罢，同载而还，因相亲厚。民歌又曰："陆君政，无怨家，斗既罢，仇共车。"

陆襄出任鄱阳内史六年，郡中大治。时有民420人诣阙拜表，陈襄德化，求于郡立碑。武帝降敕许之。又表乞留襄，襄固求还，征为吏部郎，迁秘书监，领扬州大中正。太清元年(547)，迁度支尚书，仍领扬州大中正。

抗侯景军　追赠侍中

发生在南梁(502～557)后期的侯景之乱，为南朝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。陆襄晚年遭逢其乱。

太清元年，侯景据河南叛东魏，投西魏，又投降梁国。晚年的梁武帝贪得河南土地，不听群臣谏阻而接受野心家侯景的附降，封他为河南王。太清二年，东魏大败侯景军。侯景早有灭梁意图，他以西丰侯萧正德为内应，带兵渡过长江，攻入建康城。太清三年三月，侯景军攻入台城，五月，梁武帝被饿死，陆襄逃离建康还吴。萧纲即帝位(简文帝)，大宝二年(551)，侯景杀简文帝。